



十八世紀末葉的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曼佛列德著

十八世紀末葉的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曼佛列德著
方兆璉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А. Манфред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КОНЦА
XVIII ВЕКА (1789~1794)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 1950

根據蘇俄教育部國家教科書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譯出

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蘇)曼佛列德著

方兆璉譯

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141·787×1092 $\frac{7}{8}$ 印張·136,000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6)0.61元

目 次

導 言	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 革命的不可避免	5
第一章	革命的開始 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建立 ...	27
一	三級會議上的鬥爭 國民會議的宣告成立	27
二	巴士底獄的攻陷 革命的勝利	33
三	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建立	40
第二章	大資產階級執政 立憲會議	53
一	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立法	53
二	一七九一年的憲法	59
三	第三等級內部的政治界限	61
四	國王之逃亡發稜和過去第三等級的分裂	70
第三章	立法會議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起義 ...	76
一	立法會議	76
二	戰爭	87
三	八月十日起義	90
第四章	山嶽派和吉倫特派的鬥爭	96
一	公社和立法會議的鬥爭	96
二	武裝干涉者的侵入	101
三	國民大會	105
四	一七九二年底至一七九三年初階級鬥爭 的尖銳化	111
五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起義	117

第五章	雅各賓派專政	124
一	雅各賓派執政	124
二	雅各賓派專政的建立	138
第六章	雅各賓派聯盟內鬥爭的尖銳化	157
第七章	雅各賓派專政的崩潰 特米多爾月九日 反革命政變	180
第八章	特米多爾月反革命	199
第九章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意義	212

導 言

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 革命的不可避免

封建專制制度 在法國專制制度發展的兩百年時期內，君主政權擴大並鞏固了，到路易十四（一六四三——一七一五年）統治時代則達到了極盛時期。

但是，在路易十四以後，即自十八世紀初期起，專制制度已開始趨於衰落。這一衰落的原因當然不是人們稱為“太陽王”的路易十四的繼承者路易十五（一七一五——一七七四年）和路易十六（一七七四——一七九二年），在其作為君主個人才幹上要比他們威赫的前輩遜色，如像許多資產階級與貴族歷史家所描述的那樣。而原因是專制制度和整個封建專制體系已經衰朽了，不再適合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如此，而且已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發展和阻礙其成長羈絆。

雖然法國在十八世紀後半葉也算是歐洲先進國家之一，只是在經濟發展上較英國大為遜色，但實際上，它仍然是一個農業國。法國二千六百萬人口當中有二千三百萬是農民，即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誠然，到十八世紀末葉，法

國已有很多大城市，如約有六十萬居民的巴黎、里昂、波爾多、馬賽、盧昂、南特等等大城市。工商業已達到了巨大規模，並已在國內經濟發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農業仍然是法國的經濟基礎。

十七世紀末葉法國的農業極其落後。大部分——約三分之一——適於耕種的土地都被廢置在那裏，任其荒蕪。耕種土地的工具和技術也是極其粗笨簡陋的；法國大部分地區耕種土地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輪種制，但是也還保存着兩段輪種制；種草也很稀少。收穫量很低，要比英國低得多。此外，歉收、荒年、部分莊稼的遭災特別頻繁，從而降低了已經是不高的農業生產量。

革命前法國農業的這種艱困情況，主要是由於農村殘存的封建關係所決定的。

法國工業到十八世紀末葉，雖然大大地落後於英國，但還是獲得顯著的發展。比其他部門發展得都迅速的是年輕的紡織工業，這一工業主要集中在盧昂—哈佛爾地區。在里昂發展了絲織品工業；在亞爾薩斯、洛林、阿登等地，冶金工業和當時所說的“噴火工廠”已經不是新鮮的東西了。呢絨手工工場幾乎到處都有。許多企業都生產在法國及歐洲其他各國貴族和富翁中間銷路很廣的各種不同的時髦品和奢侈品。當時巨大的中心巴黎生產極為多種多樣的物品；巴黎約有三十萬工人，其中包括從事生產的婦女和兒童。

在工業中佔統治地位的還是具有保守傳統的、技術上和勞動組織上因循守舊的行會制度。但是，工業中的主導作用却屬於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擁有五十至一百工人的資本主義大手工工場已不是罕見的現象。在某些手工工場中並已使用機器，雖然還是極簡陋的。但是，最流行的是所謂“分

散的”手工工場，即是這樣一種生產組織：工人（他們通常是農村居民——農民）從商人手工工場主處取得原料，然後就在自己家裏爲他進行生產。

但是，工業發展却受到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國內市場的狹小（因爲主要居民羣衆——農民——極端貧困），政府對生產的各種規定，行會制度，國內各省的割據和獨特性等等，都是阻止工業生產發展的嚴重障礙。

同一總的原因及其後果也造成了商業發展的障礙。在革命前的一個世紀中間，法國的國內外貿易大大增長了。從一七一五年到一七九二年這一時期內，法國對外貿易的周轉額增加了三倍。在革命前兩年，即在一七八七年，法國對外貿易額是十一億五千五百萬里弗。法國與歐洲各國、與美國、與東方各國都進行了貿易。在對外貿易額中佔重要地位的是殖民地貿易。法國從它在西印度羣島（聖多明各等地）的殖民地中運出糖、香料以及其他殖民地商品。最流行的並極有利可圖的是黑人——奴隸——買賣。

波爾多、馬賽、哈佛爾、南特等城市，已成爲極大的商港；大規模的造船業亦在這裏發展起來了。

但是，阻礙國內外貿易的不單是對商人營業主動性的各式各樣的限制，而尤其是法國國內各省的分裂性；關稅邊界分割了法國，在關稅邊界上要從運輸的商品中徵收各種捐稅。當然，這種在法國內地運輸商品的制度引起了商品價格的激漲，給貿易關係的發展造成了很多的困難。

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成熟 儘管有一切障礙，工商業的發展仍然完成了，資本主義關係也進入了農業，這便證明在封建社會內部已成長和形成了非常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

斯大林同志認為封建社會內部之存在着成熟了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是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第一個基本不同點。

斯大林同志寫道：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較為現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在公開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並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沒有具備或幾乎沒有具備時開始發生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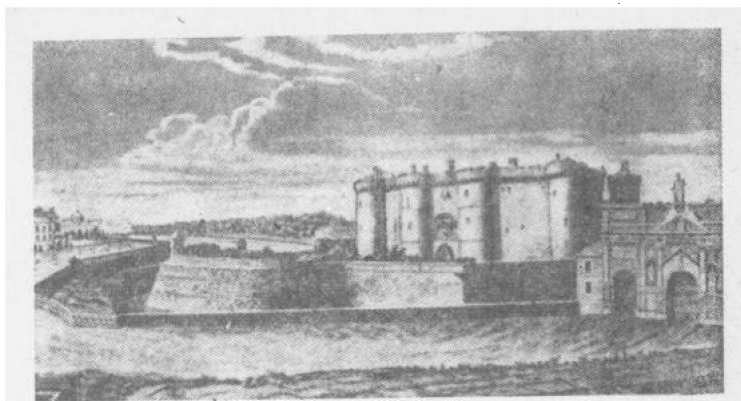
但是，在各種形式下保存的封建專制制度阻礙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阻礙了農業、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它完全是國內經濟發展的障礙。

君主政體、王權就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頂點。

君主政體 國王仍然握有無限的專制政權；他的話就是法律，他獨攬國內外一切大事的最後決定權，他任免大臣和官吏，頒佈和廢除法律，作威作福。路易十六雖然是個怯懦無能的人，但他却比任何一個法國國王都喜歡玩弄自己的專制“權利”，並藉口說他的無限政權是“神授的”。在他統治的年代，王權的暴虐一點也不比過去時期感到輕些。國王森嚴的“逮捕密令”使王國各地的千百人罹難，引起了國內人民的恐怖。

法國軍事實力是雄厚的，而它的國際地位也是堅固結實的。路易十六與奧地利女皇瑪麗·德利薩的女兒瑪麗·安東尼特公主結婚；由於這兩個大陸強國的聯盟，就更加鞏

①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載“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一頁。



巴士底獄外觀

固了法蘭西王國在歐洲的地位。

輕佻的、不斷追求享受的王后瑪麗-安東尼特使法國宮廷回復到它過去的光彩。宴會一次接着一次；豪華的演劇代替了跳舞會；國王的狩獵，其宏偉程度令人吃驚；國王馬廐中約有一千六百匹馬，服侍這些馬的有一千四百名馬伕。

從外表來看，王權仍然保存了自己過去的光輝和威勢。

王權的龐大官僚機構深入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甚至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機構是笨重、複雜而多種多樣的。

法國專制制度保存了從封建制度產生時起許多世紀以來所積累的各種法律、法規、風俗習慣，它在國務、行政和法律方面是極混亂、複雜而內部矛盾的政權組織系統。在法國行政組織方面一點也沒有劃一。國家被劃分為很多省，而省又分為更小的各種各樣的行政單位：縣、稅區等等；所有這些不同的行政單位並不是按照地區的經濟聯系的特徵建立起來的，而是根據各種很偶然的原因建立起來的；這大部分是在不同的時期被合併到舊法蘭西國家的從前獨立的封建領地。這些省仍根深蒂固地保存了舊的封建制度的獨特性。

其中有些省，例如佛蘭施—孔鐵，有特殊的權利與管理形式，甚至被稱之為“彷彿是外國的”省。其他各省，如亞爾薩斯則被命名為“處在純外國人情況下的省”，這些省同樣有自己特殊的機構和特殊的權利。在個別省內，某些城市或農村地區享有自治權，或者有特殊的權利和習慣，或者力圖得到這些。王國各省的管理方法完全不同；它們有不同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甚至往往有不同的法律；稅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規定有各種稅率、貨物運輸稅、商品營業稅；甚至度量衡也到處不同。

顯而易見，這種人為保存的國家組成部分的獨特性和分裂性，以及這種複雜的、墨守成規的、大都是荒謬的行政管理制，都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和各種經濟聯系。

龐大政府機構的主要職能就是鎮壓勞動人民，從他們身上榨取稅收和各種苛捐雜稅。但是，當時這些不學無術的貪官污吏都熱烈地想鞏固既定的秩序，對生產、商業、建設事業、教育、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的一切領域和王國臣民的私生活，都加以苛刻的監督和控制。

生產遭到了政府極端刻薄和苛求的限制。對大多數商品嚴格地規定了一定的式樣（通常總是早已過時的式樣），而對一定的式樣稍有偏差，就要把成品和質量完全良好的產品加以毀壞。很多專門控制生產的檢查官經常加以監督，從不放過工業品與農產品中的任何“危險的”新事物問世。

政府更加苛刻地監督和用警察的方式嚴厲地檢查有人權思想的著作。每一文化部門都有國王的專門書報檢查官監視。報刊上任何言論都要受嚴格的檢查。在革命前夜，即一七八九年，監視法律學的有三十三個檢查官，監視醫學的

有二十一個，監視解剖學的有五個，監視數學與物理學的有九個，監視文學的有二十四個，還有其他等等。凡是被認為“叛逆的”著作就遭到燒毀。不能消滅的社會輿論，政府就竭力加以殘酷的壓制。

路易十六的一個大臣弗爾仁伯爵寫道：“在法國，君主說話，人民就得遵從。”

特權等級 君主政體牢固地保存了舊的把社會分為等級的封建劃分。僧侶為第一等級，貴族為第二等級，其餘一切人（即農民、大小資產階級、工人）則為第三等級。

舊法規稱：“僧侶以禱告為國王服務，貴族以劍為國王服務，第三等級以財產為國王服務。”以“禱告”與“劍”來服務，當然要比以財產來服務，即支付君主制度的一切費用，要輕鬆得不知多少了；這個規定就表明了第三等級的不平等地位。僧侶和貴族是人民中的極少數人；他們總共不到全法國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這幾十萬人却形成了特權等級，並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法國的統治階級。

特權等級掌握了王國中最高的國家和教會的職位以及軍隊中一切指揮職務，他們是宮廷的侍衛人員，是國王最親近的人。

特權等級以各種不同形式佔據了大部分土地。他們的財產佔王國全部草地、森林、池沼的百分之八十。全部耕地中至少有百分之十七是他們直接所有；最後，根據舊的封建原則：“沒有無領主的土地”，就為他們保存了對農民或其他非貴族種地者所享有的土地最高佔有權。

貴族和高級僧侶代表，由於世世代代所受的都是靠別人的勞動而過活這一規則的教育，由於閒逸而腐化、怯弱、無憂無慮，老早就已喪失了一切生產勞動能力，變成了一個

寄生的社會集團。

但是，僧侶和貴族在其成分上並不是一樣的。

當時如高級僧侶——大主教、主教以及其他屬於顯赫貴族家族的“教會諸侯”——大部分都是最大的土地佔有者，並且是統治的封建貴族的成員，而低級僧侶——教區的鄉村牧師、司祭等——則與之相差甚遠。大多是由農民或資產階級出身的鄉村牧師，只有極微不足道的一點財產，而按其物質狀況、生活方式最後及其關係來說，他們對本村的教徒即農民要比對第一等級中高級僧侶的代表更要接近些。

在貴族的隊伍裏，在其組成的階層之間也有一定的差別。高級貴族，即身居國家領導職位、生活在富麗堂皇榮華奢侈的巴黎王宮中的宮廷貴族，對外地的小貴族和官吏貴族是傲慢輕視的。

這幾千個貴族家庭，還不滿足於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的龐大田莊上的管家們從農民身上榨取來的成千累萬的收入，他們還要肆無忌憚地隨便支取國庫的巨額款項，他們認為國庫的使命就是償付他們過分的開支。各種空職（不負任何實際責任的有薪的職位）、撫卹金、補助金、國王“禮賜”以及其他等等，耗費了國家億萬的里弗，這些錢歸根結底還是要由農民以賦稅形式來支付，但還不能滿足貴族在金錢上的無限需求。在革命前幾年，國庫的支出是：給王弟達多亞伯爵二千三百萬里弗以抵償他的債務，給波林尼亞克伯爵夫人一百二十萬里弗作為清付她的債務及其女兒嫁粧費，給德·吉什伯爵十萬里弗作為他女兒嫁粧費，給德·諾亞爾公爵的家庭經常恩給金一百七十五萬里弗，還有其他等等。僅就恩給金一項支出，國庫在一年中要耗費二千八百萬里弗，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款項。但是，所有這些從國庫中

獲得的巨額進款，還不能償付宮廷貴族的大量債務。法國最大富豪之一奧爾良公爵有高達七千多萬的債務。紅衣主教羅剛也是一個極富有的人，他有二百萬里弗的債務。一七八三年被任命為財政總監的卡洛恩，為了彌補越來越多的虧空，就着手依靠國庫來償還他那二十二萬里弗的私人債務。

如上所述，外地的貴族按其收入與生活方式來說，是有別於首都的顯赫貴族的。農村地主，特別是已經窮困了的地主，早就喪失了領主的面貌。他們只受過極低的教育，寫自己的姓名都常常感到困難；他們的眼界也極有限。但是，儘管自己愚蠢無知，儘管他們在農村中費了很大的力量才得到隨便甚至是很少的一點財產，地主還自命是“自己的”農民的主人，而且享有中世紀的權利，無情地剝削農民。

與舊的宗法貴族不同，担任法官的和官吏的貴族，即是通常所稱的“長袍貴族”，他們出身於當時的資產階級，是由於金錢而獲得貴族稱號的。長袍貴族鞏固了自己在法院（當時最高司法機關）、在行政和司法機構中的職位，他們便靠自己的地位取得了一定的利益和收入，儘管他們與宗法貴族有一定的界限，他們却力求與宗法貴族接近並與之攀親；長袍貴族因為在封建專制制度體系中爭得了一定的地位，所以樂於保存封建制度。長袍貴族雖承認有可能進行整頓和改善現存制度的某些改革，但他們堅決反對任何根本的變革。

不管前兩個等級的個別集團之間有着多麼大的差別，這些差別總不會引起這些集團之間多少算是本質上的矛盾。使第一和第二等級（或許低級僧侶例外）內部各個集團聯合起來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特權與統治的等級，它們剝削、鎮壓和迫害國內其他各階層，而首先是農民。

作為君主政體的靠山的**第一和第二等級**，即僧侶和貴族，是寄生的極其反動的力量。

第三等級 第三等級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如上所述，它在階級關係上是不一樣的。其組成爲：資產者、農民、知識分子、工人和城市貧民。但是所有這些階級和階級集團都是同樣在政治上毫無權利。它們不僅完全不能參與政事，不僅被剝奪了任何政治權利，而且被安置在依賴和從屬於國王和特權等級的地位。

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關係的成長，工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結構的形成，排除一切障礙而在封建專制制度內部完成了，這一切都大大地加強和鞏固了資產階級。到十八世紀末葉，資產階級已成為最有力、最富有、經濟上最強大的階級。資產階級手裏集中了巨額資本，它掌握了國內工業企業，領導了整個國內外貿易，它也得以獲得大量的地產。在巴黎的巴列—羅亞爾和聖奧諾爾市區興建的宏偉公館，其豪華程度壓倒了舊日高官顯宦的宅邸。外省的資產階級在財富上也不比首都資產階級遜色。波爾多的資產者波納菲，到革命開始時已擁有三十艘船和價值一千六百萬里弗左右的財產。擁有百萬財產的富豪在資產階級隊伍中決不在少數。破了產的、蕩盡自己財產的貴族必須經常向富有資產者借債。連宮廷、國庫都幾乎不斷地需要向資產階級借債。

資產階級比特權等級更富有，更有教養。他們力圖精通科學，使科學爲自己的目的服務，並以科學來反對貴族和僧侶企圖藉以鞏固和捍衛自己日趨衰落的地位的宗教和迷信。

資產階級意識到了自己的實力，並且完全相信自己的

力量。但是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它在政治上是無權的。任何一個沒落了的、蕩盡了自己財產的貴族都能够輕視在自己的人們中間受到尊敬的資產者。資產階級被排擠在國家領導之外，而且一切事情並不是如它所想像和適合於它的利益那樣進行的。它的物質利益處處都受到佔統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及其所執行的政策的限制。在工商業方面，在企業主的主動性方面，總之在一切方面，資產階級都碰到了限制、人爲障礙、政府的監督和干涉。普通人民，即農民和城市貧民的災難和痛苦當然決不會感動善於精打細算的資產者，但是他們不能不懂得，要擴大國內市場，如不改變農民的生活狀況，不提高他們的購買力是不可能的。總的說來，資產階級是以敵對的懷疑和懼怕的態度來對待人民的，但它的最聰明而果斷的代表者們懂得，只有人民才能成爲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所依靠的力量。

在資產階級隊伍的個別集團之間也有某些差別。資產階級上層是最大財主、百萬富翁、銀行家、財政巨頭，他們由借給宮廷和宮廷貴族的貸款取得巨額的收入。這種資產階級貴族要比其他資產階級集團更接近於統治制度，但它也是受到自己在政治上無權利的限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開始耽心借貸給政府和貴族的資本會收不回來。

更多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中天天都感到封建專制制度枷鎖的壓迫。小資產階級，即小商人、小企業主，自然也不滿意統治制度。

但是，資產階級個別集團所處地位之不同，在革命前是沒有重大意義的。資產階級儘管是自私自利，儘管是多疑和敵視人民，但作爲整個階級說來，它在當時仍然是革命的力量。它渴望取得政權，力圖根據新的、符合於它的利益的資

本主義原則來改造社會。資產階級力圖建立新的資產階級社會來代替腐朽的反動封建制度，這一社會在當時歷史上是進步的。

農民 絕大多數居民——農民——担負了封建專制制度的主要重荷。

農民的農奴式的人身依賴，到十八世紀末葉，除了極少數外，已在法國整個領土上消失了。

誠然，只有數量不大的一批農民擁有完全獨立的土地所有權，即所謂自由地。絕大多數農民則是屬於所謂永佃農民（封建權利下的佔有者），他們由於佔有領主最高所有權下的土地而必須付款給領主。

封建專制制度積極保存下來的地主領主的舊封建權利，給了他們無情而殘忍地剝削農民的機會。農民耕種領主領有的土地，須付固定的永佃租，即所謂佃租。此外，地主還有權向農民徵收一定份額的收穫，即所謂耕種稅（Champart）。農民收穫被徵收的部分，其多寡並不一樣，從二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通常是四分之一左右。農民或其他財產所有者（不是貴族）在買賣物品時，也必須拿出一定的款項給地主。爲了使用領主土地上的道路或橋樑的權利，農民也必須付錢。農民爲了利用地主的磨子磨麵，爲了使用麵包爐，爲了有權捕魚，爲了使用渡船過河，爲了牲畜在路上揚起灰塵以及其他許多等等，都得付錢。地主用千萬條封建權利和特權的繩索束縛住農民，榨取農民的脂膏。這些封建權利本身也是極其混亂、複雜而矛盾的，不僅是不識字的農民難以理解它們，就是那些專爲地主尋找新的收入來源的富有經驗的訟棍，也常常難以理解。正如一位研究家所說的：這些規定佔有關係和財產關係的複雜的封建權利“就像錯綜